

皮司令智取飞机场

豫西抗日先遣支队在皮定均司令员的率领下，抢渡黄河，一路披荆斩棘，到了临汝与登封交界的大峪店和白栗坪地区。这两个地方，处在嵩山与箕山之间，到处崇山峻岭、沟壑纵横、林木茂盛，它的北边是登封、南边是郑县、东边是禹县、西边是临汝，属于四县边缘地带。皮司令和政委徐子荣一商量，认为在这里建立抗日根据地可谓得天独厚，因此决定在这儿建立豫西抗日根据地，与日本侵略军决一死战。

决心已定，皮司令马上召集支队团级以上干部，把决定宣布给大家。皮司令说：“同志们，我们渡过黄河，一路转战，一直想找到一处能驻兵安家的地方，今天我们终于找到了。登封县的白栗坪和临汝县的大峪店就非常合适。这个地方山连山、山套山、林木纵横，是四县边缘，谁也不用心管，司令部决定就在这儿建立抗日根据地，敌人即使来个万儿八千的，也根本不够我们打的，挺适合咱们打游击的。咱们八路军不就是靠打游击发家的嘛！”

参加会议的同志们听到这儿，一齐哈哈大笑。政委徐子荣这时开口讲道：“同志们这一笑，证明大家都同意了司令部的决定。我们既然要在这儿安营扎寨，就不能悄无声息，要亮出我们的名片，让四面八方老百姓知道，这儿有一支抗日的队伍，敢于和日本人扛膀子。因此，我和皮司令商量，决定搞一次武装大游行，分兵四路，带上武器、传单、布告，到周边的六县去宣传八路军有上万人的队伍到了豫西抗日寇，把老百姓抗日的大火烧起来，把声势先造出来，大家认为怎么样？”

徐子荣话音刚落，有人就把一张地图摊开在桌子上。皮司令招呼大家围住地图，指着地图布置任务。他说：“我和政委带三团三个连深入敌人腹地偃师、洛阳一带活动；由三团沈甸之带三团四连到荥阳、泗水、密县一带活动；由王诚汉、方升普带三十五团到临汝、禹县一带活动；由林祥等带一连人和支队一部到登封、白栗坪一带活动。这四路队伍走八字形状，务必大造声势，张贴先遣支队司令部发布的布告，豫西的人生性强悍，办事只认司令名号。只要咱们张贴了皮司令签名的布告，肯定效果大增。”

会议散后，大家立即开始行动。

却说这天皮司令带领走到一处山间，忽然碰到一位浑身是伤的年轻老乡，询问之中，那年轻人叹口气说：“老总，我算倒了大霉。我本来是到这儿看亲戚的，不料被一伙日本兵抓去修他们的飞机场了。修就修呗，可日本人他不算人呀，整天打骂修机场的人，还不让吃顿饭，黑窝头、稀面汤糊人的肚子，稍有怠慢，皮鞭立刻抽到身上，我实在受不了那罪，就冒死逃了出来，谁知道半路上又被追赶的日本兵开枪打伤。您说我倒霉不倒霉。”

皮司令一听，忙叫人把战士带的干粮让给那人吃，趁那人吃着的时候，皮司令问他：“老乡，飞机场那边有多少鬼子和伪军，都有啥武器，岗哨都布置在啥地方？”

那年轻老乡回道：“有20来个日本兵，百十个伪兵。小鬼子带着‘三八’大盖，伪兵扛步枪，有两挺机枪布置在飞机场大门，机场中间有座岗楼，每天有两个伪兵放哨。夜里十几个兵站岗放哨，别的兵们天天夜里不是喝酒就是打麻将。”

皮司令又问：“修机场的老乡们有多少，都是哪儿的？”年轻老乡说：“周围十几个县被抓来的都有，差不多两万人。飞机场周边扯着铁丝网，谁也不敢去碰，干活活喝罢汤大伙儿就睡觉了。”

听到这儿，皮司令忽然有了主意。他立即派了3个侦察兵去飞机场实地察看情况。

侦察兵走后，皮司令和徐子荣政委商议说：“老徐，咱把这块肥肉吃了吧。”徐子荣说：“中啊，等把情报弄准再动手不迟。如果真能打了鬼子的飞机场，把一两万修机场的老乡放了，那可比我们四处发传单贴布告效果强多了。”皮司令说：“据那老乡讲的，我看有八成把握。你想咱们有四个连的兵力，飞机场有一百多人，又多是伪军，防备又松懈，这仗还能打不赢？”

太阳将落山时，侦察敌情的战士们回来汇报：“司令员，飞机场防备松懈，站岗的哨兵像玩似的，耷拉着脑袋瞌睡不说，还一律枪口朝下，周边的铁丝网边没有一个哨兵。我们问了，飞机场距登封县城四五里地，地形是复杂的山地，只要我们一开打，估计连一个小时不到就结束战斗，鬼子连支援也来不及。”

皮司令拍手叫道：“好，今晚我们就去端掉它！”说罢，立即部署战斗任务。决定由六连连长带队从东南方向向机场突击，三连从西北方向朝机场突击，机枪连和团部勤杂部队在机场西边山上随指挥部做机动兵力，待机行动。团长钟发生指挥整个战斗，张静生等带侦察连埋伏在登封县到机场的路上，一旦鬼子出兵援助，即展开阻击，切断援兵之路。

部署已毕，各部悄悄行动。

皮司令把指挥部放在一座山头上，从这儿看飞机场，一览无余。当晚恰是阴历八月十三，因连日阴雨，此刻天空浓云密布，月光恍然穿透云层。皮司令借着朦胧月色，不住地看手表。他不耐烦地向身边的战士说：“今晚我这表是不是有毛病啦，怎么总嫌它走得慢呀！”战士笑说：“司令员，你是着急吃肥肉哩。总觉得时间走得慢哩！”

皮司令也笑了。

夜里十一点，总攻的时间到了。皮司令拔出手枪，压上子弹，抬手举枪朝天空放了一枪。进攻开始了。

战士们听到进攻的枪声，一齐出击。冲在前边的战士武占魁端起机枪朝着机场大门口的岗哨一阵扫射，站岗的日伪兵应声倒地。这边，钟团长指挥战士首先绞开十几段铁丝网，带队冲进机场，那边，东北方的三连战士也发起了冲锋。一时间，飞机场枪声不断。飞机场的日伪军端着枪还击，没等扣响扳机，就稀里哗啦被打倒在地，死的死，伤的伤。

战士们一边冲锋，一边高声喊道：“修机场的老乡们，我们是黄河北来的八路军，是打鬼子来的，大伙儿快冲出机场，回家过八月十五吧！”

修机场的一两万民工听到这喊声，纷纷爬起来，冲出工棚往外就跑。有些胆子大的民工还扛起铁锹，碰到乱窜的日伪军挡路，举锹就拍。逃跑的民工此时状如潮水，一齐奔向四边的山坡。冲进机场的战士们得手后，扛炸药的扛炸药，点火把的点火把，不到一会儿功夫，机场里能点的都火光冲天，能炸的都砖石乱飞，整个机场犹如熊熊火场，又如巨雷轰鸣。

日寇苦心经营的飞机场瞬间变成一片焦土。

战斗结束，28个日本鬼子全部死亡，伪兵被打死80多个，剩下的20来个受伤倒地鬼哭狼嚎。

皮司令在火光照耀中迈着大步走进飞机场，吩咐战士们说：“立即打扫战场，把那些受伤的伪兵包扎一下，他们也是中国人嘛，不过要告诉他们从今往后不准再当汉奸。”

战场很快打扫完毕，钟团长正要请示撤退命令，皮司令摆摆手说：“再等15分钟，让那些脱险的农民兄弟再跑得远一些，防止鬼子再抓他们。”

15分钟过后，皮司令一声命令：“撤！”

70多年过去了，皮司令智取鬼子飞机场的故事仍然在豫西老百姓中传说着……

选自《汝州市老区革命故事》

作者：常文理

供稿：汝州市老区建设促进会



洗澡

高长见

小时候，洗澡的概念就是下河。夏天的中午，被大人们看着在家午睡，知了在树上不知疲倦地叫着，地上铺张席，躺上面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便被大人训斥。于是，闭眼假寐，待大人睡着，就偷偷溜出来，跑到河里洗澡。

一条小河围绕着一片竹林缓缓流过，河水清澈见底。几个小伙伴站在河边的石头上，喊着“一二”一齐往水里跳。本来平静的河面霎时便热闹开了，嬉戏打闹的欢声笑语伴着蛙语蝉鸣传向远方。偶尔静下来的时候，那一定是在扎猛子了。几个人用手捏着鼻子，同时把头扎进水里，看谁憋得时间长。也有调皮的，假意扎一下就出来了，等别人从水里抬起头时他却哈哈大笑。大伙儿就会一起聚过来，把他强按进水里“将功补过”，直到他连连求饶。最快乐的莫过于打水仗了，几个人围在一起，用手掌激起浪花，往对面人身上溅。一时间河面上水花四射，如降暴雨，不觉间竟把摞在岸上的裤衩背心都打湿了。有时候也会干些抓鱼摸虾的勾当，只是小河里的鱼虾都很聪明，不理它时会偷偷游到你的脚旁，给你痒痒痒，等你抓它时，却游得快或是在石缝里不出来，费了半天劲总是逮不到。还有一种我们叫“卖油的”，体型比蚊子稍大，长腿长须，经常浮在水面或在水面上蹦跳，身上却不会湿，我至今不知道它的名字。玩累了的时候，就会在身上抹些泥沙，躺在河边竹荫下的石头上，说些老掉牙的瞎话儿，抑或相互开着身体的玩笑。待到困意上来，沉沉睡去。

上小学时，学校离家有三四里远，中间要路过一个水塘。夏天，那里便成了我们的乐园。放学后跑到家匆匆吃过午饭，便急急往水塘那里赶。脱得精光不剩，扑通一声跳进水里。开始时，只能在浅水处游玩，慢慢地，狗刨、蛙泳、仰泳、侧泳都会了，很有一点无师自通的感觉，姿势虽不标准，却也游得轻松自如。最经常的是比赛凫水速度，不用裁判，几个人从岸上一齐跳进水里往对面游，往返一来回，不分游姿，看谁游得快。再热的天，在水里时间长了，也会感到冷，嘴唇冻得乌紫。于是便上岸晒晒太阳，然后再跳进水里嬉闹，估摸着预备铃快响了，才慌里慌张穿上衣服往学校飞奔。虽说天天洗澡，可经不住烈日的暴晒，皮肤都是黝黑黝黑的。有一次，我口说再洗最后一回，然后从岸上往水里跳时，左脚刚好落到浅水处一个小石尖上，痛得我哎哟一声赶紧往回游。上岸一看，脚腰被锋利的石尖割了一个大口子，鲜血直流。晚上回家也不敢告诉大人，强忍着疼痛喝罢汤，便早早上床睡觉。梦中醒来，见母亲一手端着煤油灯，一手给我脚上的伤口上消炎粉，我愧疚地流下了眼泪。从那后，那个夏天我再没去水塘里洗过澡。可坐在岸边眼巴巴地看着小伙伴们洗澡那羡慕又无奈的心情至今仍然记忆犹新。

夏天能去水塘洗澡，到了冬天就无处洗澡了，一个冬天不洗澡是家常便饭。时间长了，胳膊肘、膝盖等处的积灰便清晰可见，真是“经年不沐浴，尘垢满肌肤”。有阳光的午后，母亲会烧锅热水，把我拉到山墙头背风的地方，给我擦澡。搓重了怕疼，脖子、腋窝处又怕痒，还有点害羞，身子就像麻糖一样来回扭动。不经意间母亲一个巴掌就下来了，自然就老实了许多。由于身上太脏，天又冷，往往身子还没擦过来，水就凉了，冻得我浑身直打哆嗦。由于长时间不洗澡，加上没有换洗衣服，身上生了好多虱子。上初三那年冬天，实在忍受不了了，一个周六的下午，几个同学一商量，骑车跑到几十里地的下汤，每人花五分钱，洗了一次温泉澡。说是洗澡，其实也就是在一个已经洗了一天的脏水池里泡泡，用手在身上胡乱搓两下而已，没有毛巾香皂，没有洗头膏。就是有也买不起啊！在那个几乎无澡可洗的年代，能够洗一次不干不净的温泉澡，已经很奢侈了。

真正去浴池洗澡还是在那年的寒假，小姨带我去县城赶年集，顺便去国营浴池洗澡。那是我第一次一个人去浴池洗澡，心里既紧张又兴奋。那时的浴池都是因陋就简，条件很差。进去是一排通铺，上面铺一层薄褥子，人们坐在上面脱穿衣服。掀起铺盖，下面隔成一个个小箱子，用来放衣服。买票时领了一把锁一条毛巾，天生笨拙的我竟不知道怎样才能把箱子锁上，偷偷看了别人半天才恍然大悟。澡堂里弥漫着浓厚的脚臭汗气还有水臭的混合味道，几乎让人呕吐。偌大的水池，缭绕的水气，湿滑的地面，赤裸的身躯，嘈杂的吵闹，让我心生恐惧，坐在水池边，试探着把腿伸到池子里，身子却不敢下去，只能用手往身上擦着水洗。

进城上师范的时候，洗澡才开始“正规化”。天热的时候，可以在宿舍楼的卫生间里用凉水冲澡。天冷了，就去浴池。开始的时候学校还发过几次澡票，后来就自己买票洗。只不过，那时候心疼钱，几毛钱一张票也总是觉得买不起，于是就给自己定了个“两周一洗”的标准，中间也就是在宿舍里用洗衣粉洗头而已，比起汉律“吏五日得一沐浴”实在是感到汗颜。而且去浴池洗澡也从未买过洗刷用品。那时候浴池大都卖有小包装的洗头膏之类，洗澡时，往往趁人不注意，从地上捡起别人用过的空袋子，仔细地认真地挤了又挤，总能挤出点东西来。就这样，洗一次澡，往往要挤几个空袋子，才能把头发洗干净。搓澡时就把毛巾裹在手上当搓澡巾，背部自己够不着，几个人就相互帮帮忙，谁也不会嫌弃。

斗转星移，时代变迁，今日之洗澡与过去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上世纪九十年代，热水器开始在中国家庭普及，太阳能热水器、电热水器、燃气壁挂炉、浴霸暖风机，在家洗澡越来越便捷舒适。一年四季，足不出户，即可在家尽享沐浴之悦。大热天，一天冲洗二三次也不在话下；即便是寒冬腊月，也可以随时在家里舒舒服服地洗个热水澡。与此同时，巨多的豪华大浴场也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泡、淋、蒸、晾、搓、按、揉、捏，沐浴与餐饮、健身、娱乐混成一体，让人们尽情地放松心情，享受快乐。为了安全，下河洗澡游泳早就成为禁令，让现在的孩子们望而却步。而每当我站在沐浴下，惬意地享受着沐浴之乐时，儿时洗澡的一幕幕总会浮现在眼前，久久挥之不去。

找寻老照片背后的故事

1952年7月，临汝县治淮总队全体干部合影。此照片中的人物，你是否认识？此照片背后的故事你是否了解？

联系人：杨晓丹、李志娜

电话：0375-3330211

文稿传送邮箱：rzda7566@163.com

温馨提醒：此老照片版权归汝州市档案馆，请勿随意使用。如使用，请注明出处：汝州市档案馆



升仙桥

风穴寺有座桥，叫升仙桥。

传说从前有一个大官，叫费长房。他看到朝廷黑暗，官员腐败，民不聊生，有点厌恶官场。一天夜里，费长房梦见一个白胡子老头，对他说：“官不官，民不民，风穴山上做仙人。”说罢哈哈大笑一声，扬长而去。

费长房醒来后，就把官印挂在衙门的大堂上，也不对家里人讲一声，连夜出了官府，到四方云游去了。有一天，他来到汝州城北的一座山上，看见柏树成林，翠竹成片，一条小溪从山湾里叮咚流过，环境十分幽静，心中大喜，就问在地里犁地的老农：“这是啥地方？”老农说：“这是风穴山。”费长房忽然想起梦中之事，就顺着山路往里走，来到了风穴寺，在

寺里一座悬崖下凿了洞住了下来。

费长房在石洞里日夜苦读佛经，整整三年没有过问世事，成了一名高僧。有一年，汝州发大水，淹死了很多，尸体堆得到处都是，埋都埋不及。大水之后，老百姓又有许多人得一种又吐又泻的怪病，谁得了这种病，一天不到就死了，又没人能治这种病。大伙儿都很害怕，但又没有办法，就到风穴寺里烧香拜佛，求佛爷保佑。

这时，费长房又做了个梦，梦中还是那个白胡子老头对他说：“官不官，民不可不民，拐棍一根度仙人。”费长房梦中问那白胡子老头：“咋为民哩？”白胡子老头伸出一个指头往远处一点，费长房眼前现出一座山坡，坡上长

满了一种开白花的野草。费长房一看，原来那山就是风穴寺的东山。

第二天，费长房早早起床，来到东山上，果然看见坡上长满了开白花的野草。他把那草挖出来，回到洞里洗净，放到锅里熬。熬了一个时辰，先让附近得病的人喝。一喝，还真灵验，病立马就好啦。

风穴寺山上的野草能治怪病的消息很快传开了，老百姓都到山上挖草熬汤喝，病都很快好了。可是费长房身份大家也知道了，还传到了朝廷里。皇帝得知费长房原来藏在风穴寺做了和尚，很生气，马上派了个钦差大臣，召他赶紧回到朝里，继续做官。

钦差大臣坐着八抬大桥，一路来到风穴

寺，费长房拄了根竹拐棍儿，走出山洞迎接钦差大臣。谁知道他刚走到山洞前的小河上，就把手中的拐棍往河上一扔，竹拐棍就变成一座小桥。费长房脚踏上竹桥，只听“忽啦”一声竹桥变成一条青龙，背着费长房飞到了空中。费长房坐着那条青龙，飞到空中不见了。

费长房成了仙，那座桥被人们叫作升仙桥，到现在还在风穴寺，成了风穴寺的八景之一。

来源《汝州民间故事》

